

武英殿聚珍版書

融堂書解卷三

宋

錢

時

撰

夏書

禹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之治水實在堯朝何謂夏書此書所載田賦貢篚
無所不具如何獨謂之貢蓋貢者夏后氏取民之總
目五十而貢是也雖其制度定于堯朝自禹有天下
之後此書實一代疆理貢賦之祖藏諸故府世守而

不變者書之名篇在夏后之世故總謂之貢而定曰
夏書也九州封域舊矣洪水汜濫界分不明不是先
分別其界分茫然如何下手濟河兗州海岱青州之
類所以別之也九州旣別水方有規模隨山濬川猶
言隨山而濬其川大抵水隨山行山礙則水壅洪水
爲患若存在通流自應日殺一日如何歷年許久只
緣爲山阻礙壅而不決是以汜濫而無所歸耳禹不
治水于水而治水于山此最是禹治水精神要領處
山無所礙則水無所壅自然之勢也故敘九州之後

先言導山後言導水若不爲治水而設則山何用導
哉此正隨山濬川功用之妙惟吾夫子知之任土作
貢者任其土地出產而爲貢不强其所無也孔子序
書必曰作某篇此獨變文而不言者何也詳觀此書
實成于禹之手夏后氏之世特定此名耳非後世史
氏記錄而作者之比也故不言作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先儒謂首尾數語是史氏之文自冀州至訖于四海
皆禹所自記今以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觀之則此書

非史氏所作甚明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
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先儒謂九州相次記諸山川是言禹治水次第由冀
而兗由兗而青循序治之愚謂不然此乃平水土之
後定貢賦之等故每州先言水患之所以平以明貢
賦之所由定非施功次第如此也何以明之以逐州
山川每每書一既字而知之如既載既脩既從既作

之類九州皆然既者已然之辭也若後面重敘導山
導水之詳卻是治水次第正是用功時事逐州所載
乃是成功後事的然無疑見得此書非爲記治水而
作乃爲制貢賦而作獨名之曰禹貢其以是夫錯雜
也錯字在上上之下者歲或不登則雜出第二等賦
也觀此一字權衡輕重活法深見聖人忠厚之意餘
州土曠民稀田雖美而人事未必皆至王畿之內民
物阜繁耕種之多培植之力非餘州可比且又非盡
出于田者故賦獨上上而其文屬于厥土之下賦則

治州者得以專之貢則各州以其土產貢于京師以爲服食器用王畿則無事于貢矣恒衛旣順水道則大陸可耕種矣故曰旣作然而獨記之定賦之下者先儒謂大陸卑下成功在冀州辨土定賦之後故因其實而記之此說未安書言旣從旣作則是已成功矣獨不可定其賦而併記之歟所以特記之于定賦之外者卑下之地與沃壤不同且謂之旣作以明前此未嘗作如今新墾之地新阡之田故免其賦耳島夷皮服先儒謂海島之夷以皮物爲貢看得冀之島

夷皮服揚之島夷卉服特禹徧歷山川因記其土俗
如此不必太泥也若島夷卉服書在厥貢之下乃是
爲厥篚織貝張本非島夷自貢明矣夾右碣石入于
河者每州必有通京師之運道冀州畿內與餘州不
同運道皆不必書獨自北而來東從海頭入河者乃
自碣石之南轉而西遡故曰夾右碣石非謂畿內皆
由此道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旣道雷夏旣澤灘沮會同桑土旣蠶
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筐織文浮于
濟漯達于河

兗居兩河之下流被害特甚桑土可蠶則書之是明
他州雖被水而未必皆不可蠶也降邱宅土則書之
是明他州雖被水而未必皆避于邱也十有三載乃
同非定賦之時先爲十三年之約也十三年後人力
所施方成次第方可定其正賦耳浮于濟漯者二水
不必相通汎此二水皆可入河此兗州之貢道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旣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
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承兗州之後用功較易故曰旣略曰其道所謂
因其勢而順道之也萊夷作牧先儒謂是畜牧之地
蓋井田之制不盡地力又不遺地利旣畫井以分疆
其隙地則以爲畜牧之地觀周官校人之制知三代
盛時不獨授田有制其馬政之脩亦規畫盡善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旣豬東原
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

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嶧陽孤桐者琴瑟之材桐爲之必生于爽明之地老
于風日之中而不受陰溼之氣者其聲清暢今製琴
尤宜雷木正是此義嶧山所產必愈于他處又向陽
而孤生無林木蔭蔽所以最良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
篠簜旣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羽毛

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浴于江海達于淮泗

震澤底定者平定不汜溢漂蕩之也三江旣流洩入海而震澤平定矣篠簜則旣敷矣草木則天喬矣此貢賦之所以可定也地不滿東南最卑下而多沮洳故荆揚皆曰塗泥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旣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杔榦栝柏礪砥磬丹惟篚簋栝三

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漢入海尙在揚州曷爲于荊州遽言朝宗于海耶
愚觀九州記水每于其成功處書之九河未疏則河
患未平河患雖不止于兗而九河之疏實在兗故止
于兗州書曰九河旣道雍冀皆不書也徐州書淮亦
是此例使江漢下流未有所歸則朝宗之勢安能遽
順于荊州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是明二水于荊州境
內已順流東下徑趨于海不復爲患其成功在荊州

故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漣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
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
貢漆臬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九州所敘山川俱言其已成之功如所謂既入既豬
之類未聞有言如何用功者而此荷澤獨曰導何也
蓋荷澤之水本不入孟豬今散其水而被于孟豬者
乃一時權宜以殺其勢非水之正道故于此獨變例
書一導字及被字亦與其他書法不同非是方如此

用功也若行故道則荷澤之下當云旣入孟豬安得
復加一導字而又謂之被哉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
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
銀鏤柶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
沔入于渭亂于河

旅平先儒皆謂旅祭愚見頗爲未安要之只是洪水
時二山之間無路可通水患旣退行旅往來皆安平
無險阻耳不必曲爲穿鑿也沱潛特江漢之別流梁

州兩言沱潛而略不及江漢則知江漢爲患至荊州而平特于荊州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則梁居上流揚居下流其不復爲患不言可知愚謂于其成功處書之殆不誣矣荊書沱潛旣道梁又書沱潛旣道沱潛雖出于江漢其在兩州各是一派則梁州旣復故道不應荊州再書況江漢兩大江獨一書于荊而記其別流乃如是之重複乎磬石磬也謂之磬則是已成器而後貢惟本土人製之尤工故磬及浮磬皆貢其已成者若玉磬則有玉人治之所以止貢璆而豫又

錫貢磬錯也上六物皆梁州出產若熊羆狐狸四獸
之織皮乃出于西戎自西傾因桓水而來入于蜀者
故亦貢之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
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
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
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
渭汭織皮毼毼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弱水其力不勝芥然可以皮船渡水之異者也既西